

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新规发布——

国家队，也能“省里办”

国家队怎么建，能变得更强？近日印发的《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创新。从放宽组队门槛，到创新合作模式，再到完善激励机制，《办法》用一套可复制、可落地的制度设计，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新活力、带来新想象。

部分项目可“委托承办”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实现历史性突破，小将邓雅文凭借高难度动作摘得金牌，夺得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首金。

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离不开国家队共建机制的有力支撑——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与四川省体育局共建的国家集训队，从练队伍、建场馆，到请外教、强保障，打破了以往单一主体主导的模式，让中国自由式小轮车从“无缘东京”到“登顶巴黎”，实现了奥运赛场的逆势飞扬。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组建与发展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各类学校、社会组

织、企事业单位等主体日渐成为竞技体育备战的重要支撑。《办法》坚持开门、开放办竞技体育，以加快形成更加多元、更加开放、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为导向，明确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管理机制，在鼓励项目管理单位积极创新国家队组建模式的同时，推动合作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在合作范围上，《办法》放宽门槛，广开合作之门。不论是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还是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只要有意愿、有条件，都可以申报参与国家队建设。与此同时，政策也充分考虑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的差异性，支持整建制建队，也允许按小项组队，确保各类奥运项目都有适配路径。

13岁小将殷子媛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在合作类型上，《办法》明确了两种组队路径：“联建共建”和“委托承办”。前者是当前常用方式，由项目管理单位牵头，与各类主体合作共建国家队，项目中心依然是“主心骨”。后者则是一次大胆放权，将国家队组建、参赛、市场开发以及国际赛事举办等核心权利，整体“打包”转让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这类新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没有突破的项目开展。

王欣瑜晋级美网第二轮



北京时间8月27日凌晨，美网首轮继续进行。王欣瑜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两盘逆转战胜美国本土选手多勒海德，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而中国男单选手布云朝克特不敌外卡选手法国人鲁瓦耶，无缘大满贯正赛首胜。

女单方面，面对世界排名第78位的多勒海德，王欣瑜首盘陷入慢热，以2:6先失一盘。第二盘她迅速调整策略，通过底线压制对手，在关键的第9局完成破发，并顺势以6:4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王欣瑜在第三局和第五局接连完成破发，6:2锁定胜局，逆转对手，晋级美网第二轮。这场比赛后，王欣瑜的即时排名升至第35位，下一轮她将迎战13号种子亚历山德洛娃。

男单方面，布云朝克特面对世界排名第98位的外卡选手鲁瓦耶，首盘便以1:6速败，随后以4:6再丢一盘。第三盘双方战至抢七，最终布云朝克特发球双误以1:7交出抢七，无缘大满贯正赛首胜，五次大满贯均遭遇一轮游。

宗禾

孙颖莎再创排名积分纪录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在国际乒联26日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凭借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夺冠收获的2000分，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的世界排名积分增至12200分，再次刷新由其保持的现行世界排名体系下的积分纪录。

国际乒联于2022年应用新的世界排名规则，运动员的世界排名积分由过去12个月内取得的八站最高积分之和组成。此前她保持的纪录为11900分。

孙颖莎与队友王曼昱、陈幸同、蒯曼、王艺迪位列女单世界前五。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中国澳门队朱雨玲分列第六和第七。凭借在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闯入四强的表现，另一位国乒队员陈熠排名上升两位，位列第八，刷新个人职业生涯排名新高。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和大藤沙月分列第九和第十。

男单方面，国乒选手林诗栋和王楚钦占据前两位，身后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以及巴西运动员卡尔德拉诺。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冠军莫雷加德排名升至第五。排名第六至第十的分别是梁靖崑(中国)、费利克斯·勒布伦(法国)、杜达(德国)、向鹏(中国)、约奇克(斯洛文尼亚)。

赵心童止步武汉赛32强

新华社武汉8月26日电 2025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6日继续进行，张安达、肖国栋等中国选手晋级16强，赵心童4:5不敌苏格兰选手斯蒂芬·马奎尔。

面对常冰玉，张安达一上来就表现出火热状态，接连打出四个单杆50+，直落五局以5:0获胜，晋级16强。

肖国栋与英格兰选手大卫·格雷厄斯陷入拉锯战。格雷厄斯开局率先轰下63分，肖国栋迅速回应两杆50+，连扳四局赢得主动。格雷厄斯凭借第六、七局两杆50+将比分追至3:4。关键时刻，肖国栋顶住压力，攻防愈发稳健，最终以5:3击败对手，晋级16强。

其他场次，周跃龙以1:5不敌斯坦·穆迪，雷佩凡以4:5不敌亚伦·希尔，斯佳辉以5:3战胜杰克逊·佩奇，赵心童与斯蒂芬·马奎尔鏖战至决胜局，最终以4:5遗憾止步32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更多省市“独当一面”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家队省里办”的探索，既是一场机制之变，也是一种路径之选。“委托承办”赋予地方更大的主导权和创新空间，将核心资源、组织权与发展权“打包”交由具备条件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承接，不仅激发了地方参与奥运备战的热情，也为竞技体育开门开放、协同共建提供了新的范式。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办法》提出构建竞赛制度、荣誉表彰、经费奖励补助等多元化激

励体系，以此更好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可持续的投入机制。以合同形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量化考核评价标准，建立考核、评估和退出机制，动态调整合作策略，确保合作机构高效运作，形成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管理闭环。

在四川与浙江，改革效应已初步显现。四川借助壁球国家队落地，正加快从基础建设、青训体系到国际合作的全链条布局；浙江则通过板球国家队的牵引，推动竞技、普及、文旅、教

育等多元融合，打造更具活力的项目生态。

专家指出，未来，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这一国家队组建模式有望复制推广至更多项目和更多地区，尤其是当前在国际大赛中相对弱势、群众基础尚待提升的项目。如能充分借鉴壁球与板球的经验，做好政策引导与机制支持，推动更多省市在具备资源和能力的前提下“独当一面”，我国竞技体育将在奥运赛场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